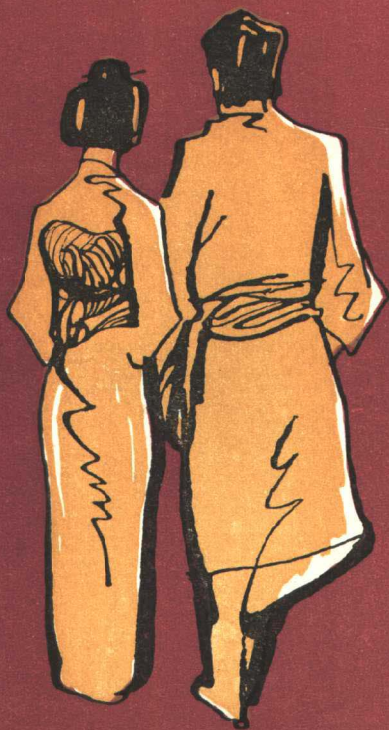


火柱

木下尚江著



火 柱

〔日〕木下尚江著

尤 炳 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木下尚江
火の柱

本书根据岩波书店 1955 年 8 月版译出

火 柱

(日)木下尚江著
尤 炳 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19,000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6,000 册

书号: 10183·189 定价: (五)0.47 元

前 言

《火柱》的作者木下尚江生于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卒于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他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明治后半期。

木下生于一个没落的日本下级士族的家庭。幕府垮台，明治登基后，政权虽仍留在封建阶级、军阀和宫阙的手中，但日本国家的封建特质已经不单是传统的残余和旧时代的遗物了，它已成为资本主义便于原始积累的工具，为资产阶级在日本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幕府的垮台首先给当时的广大下级武士（包括木下尚江的家庭在内）带来了灾难。不劳而食的旧封建统治集团的组成者也难免于难。但是那些公卿、大名、藩士，只要不敌视明治新政府，依然可以安享荣华富贵。而下级武士却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早已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先还在形式上得个所谓“士族”的称号，不久连这个称号也取消了，微不足道的津贴拯救不了他们。木下在作品里描写的士族家庭零落的惨状，大都是他童年时代耳闻目睹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侵入，在一八七四年即明治七年以后，日本的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了。各地举行批判当时社会制

度的演说。在小学读书的木下也去听过，受到了影响。在中学读书时期，木下进一步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克伦威尔仰慕极深，以至被人称之为“克伦威尔木下”。

中学毕业后，木下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到东京，志愿学习法律。因为他听说克伦威尔便是根据法律处死国王查理一世的。但是东京新设立的英国法律学校只讲什么商法、契约法。他失望之余，转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在烦闷苦恼中学了三年，结束了学校生活，回乡担任《信阳日报》记者。是年，木下二十岁。这时候，日本极权主义政府正竭力模仿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并通过各种法令和手段，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强调神国日本的特性，公布钦定宪法，麻痹人民。用镇压、收买、分裂等办法破坏民权运动，巩固了藩阀统治。在文坛上，经过了明治初年的启蒙阶段和“政治小说”蓬勃一时的阶段，从明治二十年代起，日本近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木下尚江正是在这个时代，踏上了生活的道路。他对开设议会抱着极大幻想，认为有了议会，就可以制止政府的暴戾恣睢。

木下在踏入社会的头十年间，当过报社记者、律师，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写政治评论文章，还笃信了基督教。

基督教和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人乃至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的关系很深。从日本所谓的“文明开化”的时代开始，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各派基督教传教士就大批到

了日本。藩阀统治阶级对于西洋的物质文化乃至许多制度律令、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但认为这个宣扬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是与神裔万代、祭政一致的神道精神不可调和的，尽管表面上不得不撤销江户以来的禁令，准许其宣传，但又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抵制。然而日本人民方面却感到了一种新鲜味，扩展了他们偏狭陋塞的视野，特别是从西洋教士的教义宣传中，体会到他们当时渴望的平等、博爱和自由的气息。明治初年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资产阶级民权民主运动者，乃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无产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不少人都信仰基督教或与教会有关系，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流派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当时这些人虽然从基督教中汲取在当时来说主要是积极的因素，但毕竟说明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社会改良主义或是社会民主主义范畴的。

一八九七年，木下参加普选运动，八月间受控被判罪，不服，上诉东京，最后无罪释放，前后系狱一年又四个月。出狱后，木下入每日新闻社工作，开始了他第二个十年的生活阶段，这是木下一生中放光发热的艰苦奋斗的阶段。

一九〇〇年，片山潜等人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木下为会员之一。一九〇一年起，每日新闻社每月举办讲演会一次。社会主义协会也举办公学术演说会，每次演说，木下都是演讲人之一。同年五月，片山潜和木下等筹组“社会民主党”，申请书才提出就遭禁止。六

月，改用“社会平民党”的名义结党，仍不获许。一九〇三年，《平民新闻》创刊。这时，日本正对俄疯狂备战，进一步侵略我国东北。木下在这以前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民主、民权，从这以后主要是反对侵略战争，揭露军国主义政府腐朽、反动的实质。他的第一部小说《火柱》便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一九〇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日俄战争在二月十日爆发）在《每日新闻》上连载的。

随着战争爆发以及日本的战胜，反动政府压制思想、特别是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的手段越来越残暴了。木下等人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社论、政论，并在各地巡回讲演，进行了殊死斗争。

日俄战争前后，木下已经是一个经过锻炼的斗士了。他在每日新闻社的七八年间，在《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其他新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达一百数十篇，绝大部分是政论杂文。

随着日本藩阀政府的迫害日益加紧，“社会主义协会”先遭禁止，《平民新闻》也在一九〇五年初停刊了。一九〇六年，日本社会党组成，并且开了第一次大会，但是那些曾经站在一条战线上苦斗过的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已经出现了分道扬镳的趋势。这年七月，《每日新闻》改组为《东京每日新闻》时，木下退出新闻社。九月，木下退隐，以三十八岁的盛年脱离了火线。

木下尚江的世界观是存在着矛盾的。他心目中的耶稣基督，其实不是教会里和《圣经》里的那个三位一体的神，而

是木下自己头脑里创造的、象征着平等、自由、博爱的自然神。以虔诚的基督徒著称的木下，事实上更接近于“无神论者”。神，是他思想感情的一种寄托物，或者说，是他思想矛盾不得解决的逃避所。神，有时鼓励他前进、奋斗，有时又使他后退、消极。神是他思想中主观唯心部分的产物，有时潜伏，有时抬头。

长期以来抱着合法议会斗争想法的木下，临到局势扭转，“平民社”不得不宣布解散的前夕，在言论、出版、集会条条都是死路的时候，认识到合法斗争到底是一条绝路，暴力革命才有前途。然而他终于没有勇气走上这一条路。我们知道，从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七年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黑暗时代。木下尚江的动摇、彷徨并不始于“平民社”的解散。木下是一个诚实严肃的革命者，他常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并且在文章里写出来。他多次悔恨自己伪善、伪装。从自我检查的角度认识自己还不能统一起来的主观思想的矛盾，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克服小资产阶级性。这表达了他的真挚和痛苦。

读了他晚年写的作品，一方面我们惋惜象木下尚江这样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进入低潮时退阵，未能发挥更大的光和热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木下虽然思想矛盾很多，但从主要方面着眼，他对日本人民和祖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和前驱者的尊敬，是始终不渝的。他对残暴的日本反动统治者的憎恨，对罪恶社会和压迫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憎恨，是至死不变的。一九三七年

芦沟桥事变发生，木下尚江当时六十九岁，他曾对大规模侵华的军事暴行愤慨异常，破口大骂。木下尚江逝世后，日本人民曾举行了盛大追悼会，悼念这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一生致力于反战反侵略的和平战士。

尤 炳 圻

作者代序

前些天平民社的朋友们一再怂恿我把《火柱》付印，我却没有答应。

我曾在《每日新闻》上署名发表了一篇《军国时代之言论》，因此竟然被检察官起诉了。三月下旬接到通知说，将在本月三十日于东京地方法院受到庭审。二十八日夜，我在平民社编辑部和幸德、堺^①两兄围桌而坐，谈论时事。两兄说：“你对审讯如何预测？”我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当然不可能得到无罪的判决。”他们说：“那么是监禁呢？还是罚款呢？”我说：“我自己估计必然受到监禁。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照法律无论如何不能关我六个月以上。而且狱中清静，最宜于读书和思索。开战以来，乱糟糟的，好久没能学习了，进入牢狱倒正好给了我休养学习的机会哩。”他们说：“真是这样吗？你写的《火柱》中的主人公筱田长二就是被关进了牢狱的，岂不倒成了你的谏语哩。你何不就在此时决定把它印了出来？”我的心意突然活动了，答应道：“距离判决的日期还有几天，让我从今晚起就着手校订，在我入狱以后，出版的事就拜托两兄了。”

^① 指幸德秋水、堺利彦两人。

那晚九时我离开了平民社。谁料到就在这瞬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辞去以后才几分钟，警官便带了官方命令到达平民社，严令称：《呜呼增税》一文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因此加以没收！

四月一日，我受到宣判。四月二日，堺兄受到庭讯。而其结果都出乎意料之外，我是被处罚金，堺兄却是被处短期监禁三个月。《平民新闻》则横遭禁止发行的处分。因此平民社立即着手办理不服上诉的手续。

九日夜，平民社在神田锦辉馆^①举办了演说大会。登台演说的，社员方面有幸德、堺、西川三兄，非社员方面有安部兄和我。演说结束以后，堺兄说：“上诉将在十二日开庭，花井、今村等人都已慨允出庭担任辩护。今后我们的同志一定有不少为了主义和主张站立到法庭上去的机会。因此利用这机会吐露我们的主张，向行使国家权力机关之一的法庭表明我们的主张，其实也是有好处的。”满座都赞同这个意见，我当即被推选为贯彻这一任务的辩护人。

到十二日，在上诉院第三号大法庭开审。审理堺兄之先，有一个不接受征集入伍的青年先受了审问。今村力三郎穿着律师服装进来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近来你一再站到法庭上来，很难说不会引起你对离了婚的‘旧妻’的眷恋之情吧？”^②确实，我离弃了律师业务，至今已经八个

^① 锦辉馆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活动的场所之一，在东京神田区。

^② 这是今村律师的谐语。木下曾做过律师，但早已不理旧业，所以有“旧妻”之称。

年头了。我曾经专攻过法律学，所以平素原不是没有遗憾之感的。而今为了好友，代表同志出庭，才体会到过去憎嫌的律师生活经验原还不是毫无用处的，不禁感到很高兴。

青年一案审理完毕，堺兄便作为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而立在受审席上了。

审判官讯问，检察官起诉，律师进行辩护。到午后两点钟审理才告结束。

十六日宣达判决。堺兄减轻为短期禁锢两个月，而禁止《平民新闻》发行的原判完全撤销了。

我们祝愿堺兄健康，同时不能不深庆这次突破了官方“禁止发行”的恶例。

时当这个落樱如雨、人生多恨的四月二十一日，堺兄把他的幼儿交托给他的病妻，到巢鸭监狱^①去了。而我不得不自己担任起《火柱》印刷校对的责任来；这哪里是堺兄怂恿我付印、而我立即允诺的当夜的初意呢？只不过“刑余之徒”这一点，堺兄和我的命运相同罢了。

送别枯川兄之日^②

木下尚江书于每日新闻社编辑部。

① 巢鸭是东京都地名，监狱所在地。一般称巢鸭监狱。

② 这天是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 之 一

这是九月初。红尘滚滚的街头虽然还残留着逼人的暑气，而从芝^①区山林的坡道往下走的时候，袖子里早已感到秋风的凉意了。

一个人仰望着钉在一所石建房屋大门上的白色户名牌子，独自嘟嘟囔囔道：“唔，这不就是那个山木刚造的家吗？”和他同行的一个学生得意洋洋地说：“谁说不是！这就是陆海军御用商人^②、九州煤矿股份公司董事长、暴发户、一步登天的大资本家山木刚造先生的府邸了！”

“好不要脸哪！盗取社会财富、养肥了他自己。这红砖墙的颜色，完全是用贫民的血涂抹成的呀！”

“哈哈哈哈哈！象你这样光是悲观还成吗？想到搜刮天下财富养肥了刚造之流的事情，当然免不了气愤；然而再一想到把这财富奉献于梅子姑娘这位女神之前，不是就不足恼怒了吗？”

“你老爱扯这类庸俗之极的话，实在要不得！”

“抱歉之至！不过就连有柳下惠之称的你，不也是为了那

① 芝是东京都港区的地名，从前为东京市的一个区名，辟有芝公园。

② 日本的陆海军及其他官府机构都各有指定的“御用商人”，承办各项军需物资。

位女神而流下了虔诚的欢喜之泪吗？”

“别胡说！”

“不是什么胡说，我亲眼看到的，还有什么狡辩头！”

“胡说胡说！”

“好硬的嘴！想想看吧，今年春天，在上野的慈善音乐会上，不是有一位弹钢琴的佳人吗？对吧？挺朴素的样子，戴副眼镜，雪白的脸蛋儿，樱花般的嘴唇儿，明星似的眸子，她就是这家的山木梅子姑娘哩。”

“喂，这是真的吗？”那个学生回顾着树丛中透出来的新建筑的屋顶说，“确实意想不到，连我也几乎不能相信哩。”

“怀疑是悲观的产物。她的芳龄恐怕也有二十二、三岁了，却还是没有出头的‘天’哩。你要有意思的话，我来当个月下冰人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不过，喂，象刚造那样贪欲残暴的恶魔，会生出那样一个姑娘来，实在有点无法理解呀！”

“就象刚造那样的家伙，说不定相会之下竟也意外地是个君子人物哩！”

“哪有那样的事！”

两个人在丸山塔下谈论着，一路向饭仓方面走去，走得看不见了。

山木家的二门外的砂上留下了许多来客去后留下的鲜明辙印。两个姑娘穿了木屐手携着手，打开便门走到二门外边。年长的一个穿着法兰绒的单衣，把乌黑的头发胡乱地挽成一束，从眼镜里娴静地仰望着空中的行云，独自微笑。

前不久从大门外边走过去的学生所谈论的，大概就是这位姑娘吧。另外一个看上去有十五、六岁，穿一身紫色的单衣，披散着红色的蓬蓬头发，这大约是她的妹妹吧。要是妹妹，不知为什么，看上去人品要卑下得多，不能使人相信是同胞的姐妹。

妹妹一边扯着姐姐的手，一边蹙着眉追问道：“姐姐到底是喜欢哪一个呢？”

姐姐漫然地向天空东望望西望望，回答说：“唉，芳子，我不是说过了嘛，我没有什么喜欢，也没有什么不喜欢。”

“可是，姐姐，您总得决定一下到底嫁给谁呀，总不能够嫁给两个人吧？”

姐姐回过头来嫣然一笑说：“是呀，那么，我就嫁给两个人吧。”

“姐姐怎么尽说些笑话呀！”妹妹给了姐姐一个白眼，身子紧紧地靠在一起，又逼问说，“姐姐，您作准嫁给松岛先生吧！我顶喜欢松岛先生了。人家是个海军大佐，听说不久跟俄国打起仗来，马上就要升少将哩！军人多么好呀，生龙活虎的，而且，海军比陆军更加好哩。别的不说，多么漂亮呀！而且，姐姐呀，昨天晚上爸爸和妈妈还在谈论呢。说是要不早些儿决定，通知人家松岛先生，咱们这边太说不过去，也叫大洞舅舅夹在中间十分为难呀！”

“芳子妹妹喜欢军人哪！”

“唉，姐姐，难道说您喜欢那个叫做什么吉野的法学士吗？真吓死人，他那样柔弱，是个就知道点头哈腰的窝囊

废!”

“不是那么回事，芳子妹妹!”姐姐静悄悄地制止了妹妹的话，“我呀谁也不嫁!”

妹妹抬头睁圆了眼睛说：“是真的吗?”

一 之 二

这时候大门那方面传来了脚步声。姐姐梅子姑娘回过头去看。

“长谷川牧师来了!”

一位四十岁上下的、肤色微黑的绅士，穿着一身褪了色却极齐整的礼服，笑嘻嘻地走过来了。这就是牧师界里鼎鼎有名的交际家、永阪教会的长谷川。

芳子妹妹鼓着腮嘟囔说：“讨厌的东西!”

梅子姑娘轻声加以制止说：“唔!”

牧师顾不得擦额角上的汗珠子，“啊唷唷，原来是两位大小姐在一起散步哩！呵呵呵！小黑，你也作陪着吗？”长谷川对横卧在草地上的黑狗也鞠躬如也地寒暄起来。这或者就是他的仁泽及于兽类的表现了？

“喏喏喏，令尊大人特地叫人关照我今天到府上来一趟。”牧师向梅子弯腰曲背地说，“我来得太迟了，不知道令尊大人现在在府上吗？”

妹妹一声不响地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梅子说：“原来是特地请您过来的，实在太劳步了。”

牧师连忙挺起胸来独笑着说：“哪里话，哪里话！我也不是专道来的。在左近也还有些别的事情；而且，我也久已没有向令尊大人请教了！”

梅子把牧师领进了西洋式的壮丽夺目的客厅里。等了好久，主人才打开门走了出来，五十岁上下，胖得挺结实。牧师慌忙离开坐椅恭敬施礼，而主人却只是用下巴轻轻招呼一下，自己在正面的大椅子上扑腾一声坐了下去。

主人浓浓地吐出了一口雪茄的烟雾，开口说道：“有劳大驾，颇感不安。有点小事不能不和你谈一谈。也不为别的，还是关于筱田长二那家伙的问题。据说他近来写了不少反战的文字。在我看来，他们那种什么《同胞新闻》，根本不配算做什么报纸，无非是丧心病狂的无赖汉唱唱滥调，不值一提。只是这些日子我和小女闲谈，听说在教会方面他也竟向教徒们大演其说，说什么非反对战争不可。”

牧师诚惶诚恐地说道：“是是，关于这一点，我也是十二分痛心……”

刚造不等牧师辩解就把烟灰等甩在地上，发话道：“而且，看来我的梅子也象是受了那种狂论的感染，我已经加以痛斥过了。主要是，近来我正在为她议婚，万一她为社会党的谬论所迷，那就不仅对她，而且对我全家的关系都不同寻常。为此特地把你找来，想问个明白，尊意是否想在教会里面容留社会党人，然后我也好有个主张，看看是否继续把儿女们送进你们教会。”

牧师低着头，一声儿也不吭。